

Y

L

E

乐黛云散文集

Yue Da YUN

D

A

T

Y

L

N

云散文集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乐黛云散文集 / 乐黛云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5.10

ISBN 978-7-5447-5752-2

I. ①乐… II. ①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99735号

书 名 乐黛云散文集
作 者 乐黛云
特约策划 施梓云
责任编辑 金 薇
特约编辑 赵 奕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4.75
插 页 2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752-2
定 价 58.0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

乐黛云

著名学者、作家、文学教授。

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，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

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多种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我从小就喜欢面对群山 | 1 |
| 初进北大 | 7 |
| 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 | 13 |
| 四院生活 | 19 |
| 快乐的沙滩 | 27 |
| 我的选择，我的怀念 | 33 |
| 小粉红花 | 41 |
| 塑造我的人生的几本书 | 47 |
| 我们的书斋 | 51 |
| 怀旧·乡愁·《贵州读本》 | 57 |
| 美丽的治贝子园 | 63 |
| 忧伤的小径 | 69 |
| 三真之境：真情·真思·真美 | 73 |
| 白马湖畔 | 83 |
| 蜻蜓 | 8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北大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| 95 |
| 回忆一个难忘的春节 | 105 |
| 燕南园的噩梦 | 111 |
| 人生变奏 | 123 |
| 献给自由的精魂 | 131 |
| 怀念马寅初校长 | 141 |
| 大江阔千里 | 147 |
| 魂归朗润园 | 153 |
| 我在燕南园时期最难忘怀的一个人 | 159 |
| 父亲的浪漫 | 167 |
| 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 | 179 |
| 沧海月明珠有泪 | 191 |
| 黑水洋上的歌声 | 197 |
| 绝色霜枫 | 207 |
| 死神与他擦肩而过吗？ | 21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纪念英年早逝的史成芳 | 223 |
| 心灵沟通的见证 | 229 |
| 情感之维 | 235 |
| 问世间“情”为何物？ | 241 |
| 作为《红楼梦》叙述契机的石头 | 253 |
| 漫谈女性文学在中国 | 259 |
| 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 | 267 |
| 鲁迅心中的中国第一美人 | 273 |
| 复仇与记忆 | 287 |
| 互动认知：文学与科学 | 293 |
| “情之所钟正在我辈” | 307 |
| 逍遥放达，“宁作我” | 313 |
| 魏晋女性生活一瞥 | 321 |
|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| 329 |
| 何时始终，何处来去？ | 33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想到林语堂 | 343 |
| 在伯克利的日子 | 349 |
| 文化自觉与中国梦 | 359 |
| 漫谈文学人类学 | 367 |
| 漫议汉学与国学的交叉 | 373 |
| 中国文化面向新世界 | 381 |
| 三次中西相遇 | 387 |
| 我观中国当代文学 | 403 |
| 以东方智慧化解文化冲突 | 411 |
| 漫谈佛教在欧洲的影响 | 415 |
| 小议文化对话与文化吸引力 | 421 |
| 小议文学的沟通 | 429 |
| 世纪末访意大利 | 435 |
| 异国心灵的沟通 | 445 |
| 从“不可见”到“可见” | 453 |

我从小就喜欢面对群山 |

生在重峦叠嶂、群山环绕的山城，我从小就喜欢静静地面对群山，特别是那座巍峨苍翠，蕴藉着贵州丛山之灵的黔灵山！就像幼时已会背诵的李白的诗：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。”缭绕着云雾的黔灵山就是我的“敬亭山”。我常常凝视着这一片苍蓝，心里想，这山后面是什么呢？母亲说，山后面还是山。那么，山后面的山后面呢？后来，年龄稍长，我才领悟到，其实中国人心目中的山是没有尽头的。它象征着人的眼界和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。《孟子·尽心篇》曾记载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孔子是鲁国人，他曾经登上鲁国的东山，从山顶俯视人寰，这才发现鲁国原来也并不是那么大。后来，孔子登上了更高的泰山，就更感到自己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天下，原来竟如此渺小！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！人们应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，扩大自己的视野。孔子死后一千多年，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杜甫（712—770）步孔子的后尘来到了泰山。当时他还很年轻，他在泰山写下了不朽的名篇《望岳》，这首诗最后的两句

是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如果你来到凌空的绝顶，就会感到足下的大山、小山原来都很渺小。又过了近千年，明代诗人杨继盛（1516—1555）追随杜甫的诗境，又来到了泰山。他写道：“志欲小天下，特来登泰山，仰观绝顶上，犹有白云还。”他原想沿着孔子和杜甫的行踪，登上泰山的绝顶，一览显得渺小的群山。但他发现这样的登临是没有止境的，即便来到了“绝顶”，山顶之上，也还有来往的白云。自然是无法穷尽的。“登高望远”成了中国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母题，永远鼓舞人们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在众多的这类诗歌中，最著名的一首是王之涣（688—742）的《登鹳雀楼》。鹳雀楼在山西蒲州县的黄河高坡上，它面对巍峨的中条山，下临波涛汹涌的黄河。当诗人在一千多年前登临这座楼时，落日西下，黄河东流的宏伟气象尽收眼底，正是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，他渴望着更高的立足点，更开阔的视野。随之吟唱出被广泛引用的千古名句：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这种以登高望远为主题的诗，在中国可以说不计其数。

那么，这种登高望远是不是真的没有尽头呢？人能够登到多高呢？庄子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庄子认为人不能不受各方面的局限，首先是时间的局限，也就是生命世界的局限。例如朝生夕死的小虫，它们的生命只有一天，它们绝不可能既看到月缺，又看到月圆；春生夏死或秋生冬死的蝉类也不可能既看到秋天，又看到春天。庄子说楚国南部有一只灵龟，它以五百年为一春，五百年为一秋；上古时代有一棵大椿树，以八千年为一春，八千年为一秋。只能活百年的人类当然不能和它们同日而语。因此，燕雀之类的小鸟只能翱翔于蓬蒿之间。它们生命的时间决定了它们生命的空间只能非常狭小。而鲲鹏就比它们自由得多了：这种鹏鸟，脊背像泰山一样宽广，翅膀像天边的云，一飞就是九万

里！更自由的是一位名叫列御寇的人，他连翅膀也需要，只要乘着风，就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；但在庄子看来，这也还不够自由，列子毕竟还要依靠风和空气，只有他理想中的“至人”，乘天地之正气，把握着“六气”（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）的变化，遨游于无穷之境，那才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庄子理想中的“藐姑射之山”就住着很多这样的神人。他们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餐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”。“藐姑射之山”是挣脱了时间与空间局限的神人的住所。庄子通过这样一层层比喻和剖析，就是要让人们明白，人在肉体上不能不受百年时间和一定空间的束缚，但只要能打开思想之门，超越利害、得失、成败、生死等各种界限，就能像姑射山上的神人一样，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。

然而，能够打开思想之门，超越界限的人终究少而又少，几乎没有；因此，人们在登高望远之时，总是感到生命的有限和宇宙之无穷，而沉入一种宿命的悲哀。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（1673—1769）说：“余于登高时，每有今古茫茫之感。”南朝诗人何逊（？—518）有“青山不可上，一上一惆怅”的诗句；诗人李白（701—762）也说：“试登高而望远，咸痛骨而伤情。”可见，在中国传统中，山，总是和空间的辽阔、时间的永恒相联系的。

从童年开始，家乡的山就深深刻印在我心中，山之灵、山之性、山之美凝结成故乡的灵魂，撒播为故乡的山山水水，融汇在我的血液中，成为最深渺、最神秘的想象和思考的源泉。国画大师刘海粟早就说过：“贵州山水在孕育着交响乐的情绪，当文化积累到高峰时期，一定要出震古烁今的大天才，来吟唱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大悲欢！”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1948年，我在贵阳的许多朋友，抗战胜利后，都纷纷回到“下江”。有的在北京，有的在南京，有的在上海。高中三年级时，我已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。当时贵阳无考区，我于是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。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，我坐在许多大木箱之间颠簸，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。久已闻名的什么七十二拐，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！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，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。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。我们白天顶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考试，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扁了的臭虫。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，我用了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（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、中央政治大学）的入学考试。

回贵阳后，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，不久，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、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寄到。我当然是欢天喜地，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！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，理由是此时兵荒马乱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，无异于跳进火